里生　潭石　黃溥　編

送縣尹朝京序

建陽號難治秋苗不滿九千石站戶不征輸者過半養新軍餘五百人郵卒不與焉邑當廣南江浙諸道之要會省宮御史宣慰按察多行部鄰郡守貳多假途驛使將宴命來往煩廩庖者無虛日令尹迎必數十里外遇霖霪積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馬糞中

移時不敢興馬上人命之退則退客就館用大牲小則刲羊刺豕折俎充庭號曰献茶飯令拱手立堂下三晚進酒上食客露頂跌坐必醉飽喜動顏色無不滿上馬去送必數里外而歸令尹對妻子舉酒相賀曰吾知免矣于事父臣事君不如是其嚴甚於皁隸之奉主人翁也為令尹者勞矣哉中原將家子史尹宰邑三年以寬平和易為政不求赫赫名民安之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余隱者耳不聞理乱初不知史君何如人也癸未十月政和民不靖流毒千里平民無辜而死者幾萬人史君得龔遂對漢宣帝遺意人以為賊盜吾以為赤子人方治亂絲而棼之吾乃治亂繩而觧之不殺一人而定會大赦閩浙更生者何止百萬赦未至而寃死者亦多矣史稱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史君之後其昌乎既受代僦廬託妻子于此邑亦以士民依依不忍相捨也如京師謁吏部求禄以養母朋友載酒崇肉而餞之者五十人前期各賦詩余聞而出山謁之一見如舊識因道前朝四十年遺事宰相之仁鄙將帥之知愚軍民之苦樂兵財

之多寡士大夫人品之高下史君無問不知如響斯
荅如養叔之射葉矢必中的庖丁之解牛刀必中窾
傴佹丈夫之承蜩累丸愈多而愈不失其錙銖听之
者心快神暢可喜可敬可憤可泣始知東南科舉士
誤天下蒼生者百年曾不如中原將家子不習時文
者可與談天下事今人以作邑為勞宜乎史君但見
其逸也余老且病矣只欠一死回思少年遇知已如
忠齋劉公敬齋謝公梅石趙公則堂家公實堂吳公
泉石青陽公皆待以國士期以遠業入仕二十一年
居官僅八月宰相薦拔者十一人皆議論不合絶意
浮世事退而尚友安期生梅子在遂為等壤間無用
之物于之負知已多矣不知諸老先生存者幾人子
遊中原過齊魯燕趙當歷歷為予問之朱希真云早
年京洛識前輩晚景江湖無故人難與兒童談舊事
夜攀庭桂數星辰于每誦此詩未始不臨風洒淚也
安得明敏卓犖之才如史君者日聲欵吾側哉朋友
謂余舊有能詩聲當以詩為贈余方讀禮言且不成
文豈能爲衢童壞老之真情乎有拂觧者曰不載酒

祟肉又不賦詩者罰余乃自罰為建陽士大夫餞令君史君詩序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景定二年司曆者曰星有天尾旅于奎填與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為文運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儒者望清臺而詬曰何物瞽叟為此妖言司曆者聞而笑曰豈特無好文章經存而道廢儒存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其為妖言也後十六年而驗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哀憐之令江南路縣每置教諭二人又用輔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儒學二人提舉既曰大有司設首領官知事令史尤繁學帑有羨鈔廩有羨粟歲磨時勘月稽日察有欺弊毫髮比去之十年亦責償無赦飢雀羸鼠饑涎吐吞不敢啄齧學宮似尊貴實卑賤祿不足以救寒餓甚者而削

如咽針如肌骨柴如嘈類啁啾相呼而謀曰我國朝
治贓吏法最嚴管僧食僧管醫食醫管匠食匠御史
按察不敢問豈不曰時使之然法使之然教之必不
改比而誅之則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將坐而侍
斃乎椎肌剜肉於儒户不足則括肉敲髓及鄉師滑
稽之碓以儒為戲者又曰管儒者益衆食儒者益繁
豈古之所謂獸相食者歟抑亦率獸而食人者歟儒
不勝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醫入匠者什九建安科
舉士餘二萬户儒者六百儒貴歟賤歟榮歟辱歟可

以發一慨也九仙方伯載三百年儒家一才子也幼
登陳忠肅公門有遠志強記而善問落筆皆英氣薄
科舉程文不為而喜為詩某每以科舉程文教子孫
見後進學文者必勸之間語伯載曰以子之才屑為
程文應儒選孰不貴重子伯載哆頤而笑掉臂而去
曰吾始以先生為知我者也今而後知先生非知我
者也馬之日千里者豈銜勒轡策所能羈哉吾人品
豈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吾豈不能為塲屋無用之
文所以膠口不肯道者願為大元一逸民超然出乎

十等人之外也先生果知我者乎請從此辭某始而疑中而怪終而大敬之携其手坐之堂上而告之由辛酉至庚寅十三年文運大明今其時矣天下豈終無好文章乎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塲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塲屋之文而不為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為儒者以子所不願而願子為之有愧於患愁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秦之後為漢嫚儒者莫如漢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為董公為子房為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竪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貴者不自子始乎戊子四月甲子序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積雪融而登徂徠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岡可以觀玉道行乎貧賤患難夷狄而不失其所守者可以言君子矣穷而能固者聖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漢人合而言之曰穷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

有行之者太公是也仕而不選於侯國夫而見棄於
室人傭而擯屠而市不利以八十老翁而仰食於魚
鉤不亦堅乎非龜筮文王亦不知其賢出奇策脫其
主於囚人亦未敢以王佐許之閟光采韜鋒頴退然
若無能者又幾年相三君定天下致太平年已百有
餘矣辭三公而侯伯自暇自逸誰敢議之逆旅無嚴
衛途人罄欬亦可通夜闌聞有云客寢甚安非就國
者不俟昧爽攬衣宵行何其壯也秦漢而下將相亦
有斯人否乎脫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
其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乱亡羨光榮
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
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不止也嗟乎夷而滅
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有天地以來無此变也同人
者必辨其族類之可同隨時者必隨其正則無咎時
文俗士盛年豈肯為匪人氣以窮而喪志以老而哀
顛迷沉冥形　神死信信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隨時
是不亦大可　乎漢人堅壯之言有旨哉三山黃六
有坐太學以文章為諸公貴人重客逢世大亂貧不

能自活稍降一屈道為路教為山長為訓導官亦可自詭曰師[illegible]賣然不屑携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代耕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著述不休聞有好善而遺世者雖窮途巔崖邃谷必杖屨求見遇某於途立談如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席地擁爐談大公大節六有拊髀雀躍若有契於心斯人也馬文淵之徒歟萬木凋殘喬幹聳翠砠嵬同爐虹氣燭天拙工族匠睥睨於其旁不以為奇亦當以為怪況天下後世豈無卞和公輸乎余惧六有不畏窮而畏老也敢以此說勉之子歸君子鄉見菊圃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尚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交信録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

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汗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
契之敏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
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何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
同貧賤相踈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
黨此謂交止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
録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
堅請名之曰交信録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
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
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動始可言交信矣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世由道升降有道如蘇文忠公竟為世所屈始慶宣
訖靖康權炉消鑠勢浪摧壓身後難未歇也道無損
世變何忍言淳熙天子尊先猷以勸臣節海内家有
眉山書矣其文如靈鳳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屢災
詩得禍儒者疑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毋不敬信獨
不與其詩異哉温凉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迹風人之
詩也宇宙不多見偏不聞宣王幽厲之雅乎周人之
免禍者幸公之得禍者不幸也詩固未易作識詩亦

未易也帝張咸池於洞庭鳥高飛魚深潛渝歌鄙曲
童兒婦女拊掌雀躍矣光嶽全氣震為大音泗古游
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美詩必憐其忠公之詩獨
不可憐乎公大節細行如秋月脫雲寒潭皃底惜其
道與程正公不同黨禍旨此起賢者不相知果不可
謂之命欤邦亦可謂之命欤為川洛孝者兩怒交毀
自陷其師我思聖賢以作汝民極相勉一念偏黨人
心無所歸會矣民極將誰望邪小人剥君子夷狄盜
中原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也已公之道豈易及也
哉元豐甲子自黃移汝有詞別交游功名富貴之念
澹然矣郡再火於秋季仲覽得其碧絹書者屢流落
衢途皆儒家收之果有守護捣訶者耶過江與境上
題名石壁塵筆墨淋漓竹上又不減至今新篁葉
有墨點戚之如煙煤蕃衍五步內移根易地則不生
邦人愛之號曰東坡墨竹後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
親見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
地間不可無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書市厄於火藝
文西庫百無一遺好善者先刻東坡詩玉呂而下章

蔡而上以國事與公為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今人不借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彝此謂天道

贈地理楊南川序

楊君南川挾風水之術游富貴家老而不倦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聽者欣然想其術之精也富貴家用其術不能去其貧楊君不色怨衝炎風濡梅雨杖笻竹行數百里鳴於人曰吾術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憂患者逸樂及遇富貴人家又不合而去何邪今不合無益損於楊君心勤而身困藝精而道窮世變使之然邪楊君之命固當然邪嗟乎古有負超世絕倫之才懷世天入神之技不為當時所尚徒有來世之名者多矣獨楊君乎哉吾聞南唐范太史游浙東三年不遇露香請命于窮旻願救貧民積善者十家至今兩浙名公卿數百年松楸鬱鬱有佳氣者皆范公所卜也楊君亦能有范公之心乎人不知之天必知之何憂乎不遇

觀音經序

西方聖人以好善為教多矣中國人無智愚賢不肖
○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何也人窮必呼天疾痛
必呼父母天與父母未必能救之也捨天與父母則
無可嗚籲者矣今人見親戚朋友落坎窞坐困窮力
可以援而不援聞其嗚號之聲若不聞若皆是也觀
世音獨以尋聲救苦自任不待人之嗚號於我尋其
窮苦之聲而拯救之仁矣哉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
觀世音盡之矣人之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亦宜
是心也豈特觀世音有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禹
之所思也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稷之所思也天下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己推而內諸溝中
伊尹之所思也禹稷伊尹之所思即觀世音之所尋
也此道豈難能哉一念惻隱廣而充之仁不可勝用
矣龍泉蒼某狀貌奇偉視瞻有力某一見知其非
庸人忽棄舉業天下好善者共之嗟乎仁哉龍君之志乎禹稷伊
尹之所思自此一念充之而已矣充之無窮百萬億
蒼生墮顛崖受辛苦者皆可拯救苦聲何必尋菩海

皆先登矣安知子非佛地位人乎勉之敬之吾猶有望

記

寧菴記

張仁叔塟本生母于邵武縣和平里之鶴巢原墓去故廬百步有田四十畝歲收禾三百秤有蔬圃竹林悉施以養蓮社報德堂佛者命周覺先主之擇其徒三人守塚扁其廬曰寧菴今考妣二親而祠春秋薦蘋蘩寒食酒麥飯悉於田園收之守塚人執祀事如法請張氏子孫主祭其為寧親謀亦遠矣仁叔垂涕洟而告某曰子知寧菴之義乎予幼失怙恃本生母義父收張氏孤教育之使成人本生母義父捐世予無以酬恩此菴之所以志予無涯之戚也予幼誦蓼莪詩未知其情之真惻今知之矣予之生親之所以劬瘁也予為赤子飲乳於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血也乳之盈涸由飲食之豐約勞苦不可言予為孩提親喜曰吾有兒矣拊之則察其肥瘠而欣憂畜之則候其飢飽而飲食予能行

可以免其提携矣長之則惟恐其氣體之不壯育之則惟恐其德性之不敏親行而予不隨顧之如有遺吾行而親不隨復之如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在家必無人念其飢飽寒燠也子漸長知學親心可以少寬矣憂其壯而未有室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衆多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翕和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言乎予為貧衣食奔走親忍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謹慎交客則願其速歸夢想其勞逸卜占其遠邇倚門閭而望聽鳥鵲而喜精神常役役所膽常懸懸也自予有生以來吾親之心無一日得寧者以予故古之人以生為勞以老為逸以死為息吾親老而未嘗佚今其息乎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終吾生無以報吾親言之則痛切思之則悶絶惟孝子仁人知棺美而槨厚土深而木密人謂吾親可以安靈幽冥矣予恐不足恃所恃守塚者不足恃所恃蓮社佛者為之主蓮社佛者不

足恃所恃者有田園以養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恃造
物有以鑒予之心予之報親者誠有罪予之思親者
寔可閔昊天明明豈不能使吾親魂魄少寧予予盍
為我記之嗟乎孝矣哉仁叔思親之善也人與天相
去至遠者形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善人莫能知而
天必知之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助之自今已
往丱露自當應其誠迅雷何忍驚其魄撫或有增其
土鹿不敢觸其松虎狼亦能衛其墓況於人乎況於
君家之子孫乎親可寧子心亦可寧矣楊坊千家
市習俗以市道相尚以詩書名家者皆異邦人擇鄉
而不居吾屢觀仁叔之家晨昏一飯飲一蔬果未獻
祖考不敢嘗田廬悉畀守塚者居茅屋聚數十學子
終日嘈嘈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母如事
親愛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為孝弟忠信人也問其師
友則續溪楊公玉溪黎公學問有根源豈習俗所能
移矣寧親一念天寔臨之其嘗執史筆當大書其事
俾後來傳孝友者有證天道有所托而明民極有所
寄而立斯亦扶世傳道一助也仁叔名子惠家在蒼

峰下因以自號云

東山書院記

天子　年番陽李榮庭譔書辭許張國賢彭汝
冀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
汝靚有東山書院雲風堂及乃篤行忠定兄王趙公及其子忠定從弟
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窶濱於
可終不以非道去負書院遂為北胥徒所有榮庭不
忍見粥常座倍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
師友講習藏脩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
明禮適用如湖學碩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
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為何
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
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
勉其君民者自傳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
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
繫天人之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
之正論武王大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
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殷夷不叛則武庚心

不死殷之命必不黜殷之號位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也殷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正士口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觀之矧敢視之如寇讎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哉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為鴃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絜操以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情性指天為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一色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絃歌懸穹爵重祿而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為之駭愕為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為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為江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天地

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
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枋得切有請焉今日師文公
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
為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夫人能言之乎
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已所獨
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
去欲存理於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
有為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跖不分於鷄鳴之
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亡語人曰吾在人
心則可承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為堯舜孔孟大經之
教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來
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
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
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
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榮庭祖仰高國
賢祖介持皆以有道祠于學汝輩則篤行四世孫觀
其志當立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

圓峰道院祠堂記

非其鬼而祭聖人不許祀非族歆非類神與民同歸一愚上無祭法下無祭義難與衆人言矣許真君立功江湖建邵璋上民營道院于圓峯山祠祭勤而誠吾不知其故隱君魏公創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大家小民相祠基施財産竹木瓦石黄冠經始守靈瑣先後施捨有毫髮勤勞於斯者必祭朔望有齊饌晨夕有香燈如士大夫之奉家廟魏公屬余記其事客或譏之曰閩人祀許真君非古也以其軀龍蛇逐厲鬼有大造于民精神在天變化不可測時雨暘捄水旱民祈祥遠疾者應如響祀之可矣此祠無乃諂歟余曰不然而獨不聞盤庚之書乎曰胥及逸勤爾祖其從與享之為人臣而勤于王家先王必念之不忘天子有大享必使之與享也曰古我先後既勞乃祖乃父繼之曰我先後綏乃祖乃父為人臣而勞於王事先王亦念之不忘在天之靈亦不忍相舍也人有勤勞於神之宮室者神其忘諸乎祭無小大咸曰報本猶有功禾稼則迎虎有功禾稼則迎此人情忠厚之至祭有法有義法否而義可三代聖人不能禁之矣

神有功于民則祀民勤勞于神亦祀祠堂季世之古道也豈可以諂疑之哉吾因是重有感焉六蓼失國國人不自哀而臧文仲哀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吾考其時皋陶子伯益有其後嬴為強諸侯趙為晉世卿終亦有國矣蓼雖滅皋陶祀未殄也滅文仲悲傷僭惻如疾痛之切体膚使及見秦滅趙楚滅嬴其為皋陶哀當何如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禾黍東遷君相曾不動念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豺獺之心乎以老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能壯其宮室又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為人臣而念君父能以魏公之心為心臧孫可無哀黍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日乎祠堂歲月皆不書書其作事有右道俾忠臣孝子聞之縱無忿心亦有愧色

擎天岩記

記曰予宦遊東南州郡於山則見衡岳之高且大亦猶以為未見者西北耳自謂高大之

勢不兩立豈意復有峩峩然峙於天半者猶
自謂偉雖未獲班名志載亦足見東南之峙
勢不孤名山巨麓惟建為寂幔亭紫翠乾坤
之尸縐萃焉自賓雲之曲不鼓曾孫無復夢
虹橋矣泛漁舟而覓桃花者誰歟閩之秦川
有曠世高逸之士姓祖諱道悞深貶綺紈之
習力慕金宗之奇參老瞿曇學法西乾遂謀
歸隱盖遊蜂之房不畜鴻鵠之卵涔蹄之水
不泄龍伯之宮必有其山可與白毫紺相光

芒高大而後以操鉈有靈藥之蒼莽即天池
而草創焉擎天之始立首其名而不與於志
載未可憾有其實而不述其實之迹為可憾
也或者謂王史無微曾記于茲歲月寢久六
丁歸之山之僧暨鄉之士周有方優匈予記
予以不敏辭之惜予身局偏方不得挹燕趙
之勁以壯吾又閎肆斯言寧不有靦面目於
司馬子長歟今車書一統玉帛會同向之未
見者可見矣能附輿轍則馳穆王之駿周遊

而歷覽之未為誇奈何駑駘之才不足以馳騁千里列[illegible]之味雖珍孰若採首陽之甘脆天地蜉蝣萬物芻狗吾當出一言以警聾聵又能以皎皎之白而濛世之温蠖乎如是則身隱矣焉用文之斯文之所作者良有以也夫崇岡萬仞過者閱者孰不敬服其高大之勢一日抃鼇不戴靈鳳高翔玉沈荃化久矣高山仰止湫然予懷覽方輿者又將何以耶嶽不生才山川俱捨諸否則移文山靈[illegible]良翰東蒞崐崘之墟西極崦嵫之頂環區申而圖之奚止乎擎天一柱之可觀也疊山謝枋得譔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歿乃謂樞府曰佹胃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佹胃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為邊閫手不

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雙字之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盛風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象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為信陵置乎塚者慕其能其人也祭田掃墓而厥者感其進高能得士也謂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真祠乃青冕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

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入陵
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
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呼
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歷
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録後改正文傳
立墓道碑皆二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録公言行于
書史昭明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
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為天下明公論扶人
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

○墓銘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形氣有小大人豈小於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為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心為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可言而不可行為其事而無其功非儒道也宋朝喜用儒能談理性書者取穹官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儒術盛行之時豈不大可

哀乎吾讀平山先生毋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儒道哉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髓收遺髏露骼藏之叢冢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飢賴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帑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少年書生惻隱滿胸懷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体豈非英雄人哉其慰安化也峒岷作亂單車半夜入鼪鼯篁竹間推赤心曉以禍福開其生路凶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寧糴谷萬餘石為社倉有凶歲四境無餓民邑庠不養士始闢齋舍豐廩庖日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為之事而不為者公皆為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懽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堂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零願作一冷官為國家育英才可乎分教黃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趨一公為諸生明辨既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粗皆可以

為湖學再行於斯世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
淮湖右後進生經公講畫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
借隆望以精神一閫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
公養耳後帥辟為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
不能委心受教公竭智殫慮葺罅袽漏猶能護一面
風寒叛膽敵心有所憚不犯副閫界時宰頗知公除
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圍急將相皆天奪其
鑒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
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
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
日終于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
悲憐歛殯塟祭諸費皆閫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
家世河中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母公昭
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與
元府推官諱岩老者其曾祖登科宰南溪諱諫者其
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
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為
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繇進士選舉入仕或辭祿廬墓

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
摯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
說達官為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正月十
一日子孫奉公柩塟於興國軍大治縣鄉曰永豊里
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年十二記六
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恢廓
有大志惠義而力仁為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塟
死者活生者皆以萬計吾所謂古之君子學足以見
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而天下國家與吾心為一
誠一至而天地萬物與吾性為一此之謂儒道公其
庶幾乎鄉三貢始登己卯進士第仕止一掌故佐邊
閫其沒也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苟能用其材行其
道豈不能轉亡為存易亂為治天與人不合世與道
相違惜哉吾歷覽前史渡江後賢相如張公德遠虞
公仲言趙公景溫游公景仁謝公德方皆蜀人也雖
不能用太平如慶曆元祐時其心真足以合天其德
真足以服人亦可以為大臣矣使公不死其才必大
用用則必無愧於五君子一賢之壽夭吾道之行廢

與國脉世運相関豈特其一身之不遇為可恨哉王晉公范文正平生喜種陰德子孫食其報人以為天道可必毋氏之後其大乎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晩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為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為升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平生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則不能黄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斸則柯葉千歲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獲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道有傳必長拔巔崖辛苦之蒼生而見其清平

○說

秋旦說

元祐黨人之子孫能不忘其祖抗志礪行俾人知樵陽上官氏有後如君者亦罕矣君以秋旦自號此意豈易與今人言哉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清於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於此時者幸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為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

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行啓我者昭
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辨吾聞道家書有云大微
清都不晝不夜其氣常如六月之清旦是不是然不
然吾不敢臆决也姑以理測之氣之輕清者浮而為
天必有真宰主乎其中日月運轉乎其下光芒輝彩
豈不呈露乎其上彼且不知雷電風雲霧雨霜雹為
何物俯而視之九萬里下浮埃之濛濛遊氣之冥冥
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献吾一笑斯人也
斯志也不快不慕豈尚秋旦而已哉嗟乎木蘭不常
有見其墜露則飲之秋菊不常有見其落榮則飡之
賢者不得見而見其象古之人不得見而見其似寧
能無虛空跫然之聲乎元祐黨人之子孫有文學有
才智有行義如君者豈易得哉惜乎吾道久與世人
相違吾言不足為子贈也人間之氣莫清於秋旦儒
家所能言君之所已知也天上之氣常如六月之清
旦儒家所不言君亦未可忽也

江仲龍字說

陶靖節心與天一神遊天外俯視六合何物茫茫始

淵明而終元亮君子憐之菊豈願為隱逸哉以靖節而隱顯之者亦靖節也建安江君自名應隆自號曰菊隱求字於予孔明長笑隆中時人皆以伏龍待之宜以仲龍字大丈夫生於亂世消息盈虧惟天所命穷則晉處士達則漢丞相吾俯仰無愧怍矣孟子曰易地則皆然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或曰子言善矣彼豈有此志乎噫不志者不志之必有志者志之矣

○跋

鷺州書院記跋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為基創為書院大丞相文忠公周公記之或謂文忠公曰邑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建於六鄉六遂為學者二為序者十二為庠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常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略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

序皆轉而為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于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贅待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数書院猶以為不足也

大學解義跋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尊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尽者邪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邪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賛一辭所望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撲實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

蕭冰崖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脉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嘗灵光也水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跫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敬題卷後

表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

臣某言伏為今月初三日恭遇上聖降誕休辰者帝降人寰必真元之會合民懷天德逢初度以歡愉宇宙昌期華夷同慶臣誠懽忭頓首頓首切以虹流瑞彩天開秋昊之神龍瑩祥淵佛現世尊之聖受太極兩儀之正鍾三光五嶽之全篤生高真孰若華旦恭惟玉虛師相玄天上帝北辰合德春日同仁賛化玉清道生天而至妙調元金闕功裡帝以難名埶真宰於東皇對長生之南極乾坤比壽求覆載於萬靈日月齊光常照臨於六合臣欣逢瑞節難報鴻恩有始有初歲歲今辰之歌舞無窮無極人人洪造之生

成臣無任瞻天望聖懽抃慶快之至謹奉表百拜稱賀以聞臣誠懽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聞天生大聖實輔相於元工民受洪恩宜懷思其報帝之司三秋史紀虹流之旦素王之存諸夏轉言麟綏之辰能奉若於皇寄密綱維於人極緬想發祥之始誰無尊道之誠伏念臣一善莫聞百殃寧免逢南方之喪亂何地逃生賴北極之明靈助天濟世聞此日騎麟之瑞效衆星拱斗之儀有始有初豈不知於帝力無窮無極期永庇於人寰伏願洪造垂仁高真錫福回乾坤之和氣掃颺霧之妖氛念普降神救萬民之微命自今悔過開億載之太平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許旌陽飛升日賀表

仙降塵寰体天心而濟世帝嘉神績乘秋氣以昇霄華貊歡聲古今盛事臣中賀臣聞赤虬紫露聞仙子之遠遊黃鶴白雲想至人之高舉孰若一門之積德

盡超八極以登天恭惟真君道極高明誠參化育驅龍蛇於境內既成神禹之功挈雞大於雲中不假淮南之鼎慕真風而雖遠遇華旦而難忘臣欲報恩仁敬脩賀禮苾苾蘋蘩之薦依依葵藿之誠日月齊光長戴神明之德乾坤有造願為仁壽之民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疏

梅野起居疏

世無子產孰頒焚室之材里有少陵宜助草堂之費錢財易得道義難窮梅野先生詩書已廢於秦灰棟宇何堪於鄭火參充已為貧士忍聞稱賀之言池魚本是善人孰動救灾之念今見眼前之突兀願恢身外之恲懞若不寄貲豈敢嗔於錄事倘能買宅是亦遇於韓公見義必為當仁不讓千萬間大庇寒士須還天下英雄三十年始有此廬莫作詩人笑話

城隍疏 五月二十八日

日餘二日即更建午之書雲粲五雲喜遇生申之旦懽聲載路和氣滿城共惟城隍土主仝封號乃武乃

文作威作福呼吸須臾之雨露叱咤宅墳刻之雷霆佐
漢有功四百載綿延社稷配天無極億萬年帶礪山
河赫赫厥靈洋洋如在其等素喜豪恩之久幸逢震
夙之初壽求基圖願借椿齡而為壽封褒忠憲更看
芝檢之增封

鳳林新建蓮堂疏

地勝鳳林接東林而長久天怜衆教托儒教以扶持
旣善念之有孚宜道場之壯觀胡先生愛青山之好
與無用者不同謝靈運種白蓮之勤想尊心而不雜
已捨鍾山之宅上續遠公之燈或擬香火之光明豈
可規模之狹小所謂捐新日月方知特地乾坤大願
力大功緣必是大椎孟漢好布施好福德須還好修
行人一佛辨心諸天助力維摩八萬四千座半日化
成雪峰三百八十庄一家喜捨不可蹉過直下承當
陶淵明十八大賢且作廬山之隱者王文正百餘名
士尚歌淨社之太平

景祐真君生辰疏睢陽大將張神

南岳降神為生民而立命普天蒙福逢初度以懷恩

合衆志之精純對九霄而籲告緬思唐世爰有忠臣
助兩賢以守一城提孤軍而勝百萬宗社資其翼戴
江淮得以安全幽為神明為人節義無慙於天地生
當封死當廟英靈永鎮於華夷粤若是邦同歸大造
茲遇乘東維之旦誰無拱北極之心葵藿秉誠頻繁
昭敬設金山之凈供演寶藏之秘文四生六道之超
昇三界萬靈之來降悉遵佛教庸荅神休有始有初
豈不知於帝力無窮無極願永庇於人寰伏願上聖
垂仁明神賜鑒百穀告成於秋日四民常在於春風
念昔生賢救兩間之厄運自今悔過開億載之太平

福善王生辰疏 八月初四

天將救世降崧岳之神明民欲酧恩依金山之佛法
絜嚴恭於一念露悃款於三靈某等猥以下愚竊聞
上世良弼騎箕尾而降為萬古之星辰文公應斗牛
而生救邦家之水旱皆帝心之妙簡與民命以相関
共惟福善尊正王直而英靈慈仁而睿哲握中夏文
明之運存西方賢聖之風為國選才士必功名道義
代天與善民皆富壽康寧萬年保佑於此邦兆姓歡

呼於誕節太極兩儀之正融作異人三光五嶽之全鍾為一佛宜修慶禮容表微忱牲牢不見於苾芬酒醴難昭其誠敬欲報乾坤厚德無如水陸大齋二界萬靈對休辰而歡喜四生六道依大造以超昇雖無補於神功示不忘於聖力恭望明靈降鑒穹厚垂仁好生仰体於天心錫福同歸於皇極金風玉露已開豐年之祥璧月珠星早見太平之象攘竊陰消於狗鼠貪殘永絕於豺狼民安禮義之彝士復詩書之澤鄉閭和樂固無日而不春廟貌尊嚴尚與天而齊壽

化道衣疏

某人熟朝真之科教習事帝之容儀入我觀門共成道法豪家大族長者善人必有仁心共成好事黃絹銀章頒皇恩而訓戒朱衣玉珮在帝所以周旋倘二者之得兼亦一生之奇遇賀知章結草宇必承君命以脩真陸簡寂得石壇難以朝衣而拜斗有誰施捨成我因緣豈無地位九分人或遇神仙一會客天台山之採藥便逢福地以逍遥玄都觀之栽桃不

負恩門之培植

暨公聖者生辰疏

天生賢聖欲普濟於微氓民戴恩仁何忍忘其初度
潔齋致慮籲告明靈伏念某等性本顓蒙命尤迍蹇
回心向道願為良善之人從俗隨時寧免悔尤之事
全危身於離亂歎生理之艱難日虞虐吏之誅求時
有過軍之煩擾十室而九無溫飽五年而屢告飢荒
賴通覺太師之靈有覆載小民之德雨暘從欲疾疫
無憂凡蒼生之感神功如赤子之依慈母思帝力者
必虹流之旦懷素王者必麟紱之晨欲薦愚忱敢遵
釋教演金山之妙法敷寶藏之微言福及幽冥心通
上下伏願帝垂憐憫神降吉祥一佛重來必潛消於
厄運萬方有幸願早見於太平

重建觀音寺跋

尋聲救苦是名觀音與佛有緣樂我淨境野火燒虛
空而不盡法燈歷今古以長明歲星已周天道必復
宰官長者寧忘補陀現身大臣檀那還記靈山舊話
諸天助力不日成功紫竹林中散光風於三界緣楊

枝上洒甘露於八荒使衆生識大慈悲此善果勝諸
福德寶珠瓔珞豈無普門品之仁賢樓閣玲瓏盡見
華嚴經之富貴

虎溪蓮社道堂脩諸天閻疏

蓮社虎溪是法雲地華嚴龍海化切利天
兜率天此非一屋氣吹噓所得成須五風手經營之
乃可鉤心鬬角共肴抱地之縵迴佩玉鳴鑾不是飛
雲之歌舞俯視千大千世界上有二十二天人世出
世間漢來漢現希有希有西方天竺國飛來真如真
如昨日妙高甚喜見吾為法施汝辦肯心

洪山廟脩華嚴第十五會

善人長者共成華嚴會今幾年矣佛果已成愈修
愈好善根已大更種更深丙戌年第十五會供食
科儀隨人喜捨此為好事頓發肯心

華嚴經一十五會歲歲相逢維摩座八萬四千人人
要飽佛果不難成熟善根更好栽培天下功緣供養
之功最大人間福德有施之福無窮慕聖僧而水府
設齋聞合論而神宵送食觀音瓔珞效恭敬於世尊

天女寶花獻散勤在長者此是菩提地位須還廣大
八音頓傾帑廩之餘財共捨貧卿問之好事曾記兒童
戲供也能生阿育王家請看川老談經直要到毗盧
頂上

東山白蓮堂修造疏

誦彌陀經多有西方公據祝聖人壽又見東林道塲
天燈已放光明鬼火豈能魔障要識白蓮淨土世世
無窮請看紅日出山朝朝如是前此規模窄狹今當
棟宇修崇五十三參華嚴樓閣有幾多富貴八萬四
千寶座殿堂非一處安排君士辨心諸天着力莊無
長者捐火宅之金銀恐有名賢捨鏟山之屋宇且須
餘財餘粟便歌美魚美輪一日圓成八方讚嘆七寶
布施好留我佛國因緣萬代流傳只道是君家福德

求福堂塑佛像 順昌西岩

西方極樂國福在西岩南無阿彌陀現於南劒盡道
菩提無樹何須淨土栽蓮然化身亦有色身因像法
可救正法想觀音之救難普甫面慈悲惠勢至之度人
還自怜憫一佛遠公之接引諸天聖侶之護持巧手

莊嚴善人施捨大千七寶布福德何如此福德之多
三十二相塑如來咸有見如來之喜

仁壽堂化粧塑佛像疏

民皆仁壽一心願見彌陀佛有因緣好事須還長者
欲現如來之妙色共培居士之白蓮化身不難要清
淨要圓滿諸相具足誰布施誰莊嚴此日發心諸天
助力寶珠瓔珞信手拈來金銀硃磔隨意喜捨豈特
道場之光彩有關閭邑之禎祥二四五佛善根自有
種善根之報千萬億刼福德何如此福德之多

東嶽廟粧塑天堂地獄閻羅像疏

善惡災祥之報猶影響之應聲神祇鬼魅之靈在典
禮而有像敢千長者仝發好心借佛說以度人即獄
祠而設教天堂果有宜君子之先登地獄豈無必小
人而後入韓柱國不須身後包閻羅只在眼前何吝
餘財共成善事可以勸脩身立命之士可以化遷善
遠罪之民變鑊湯而為清涼何待閻觀音大士捨魚
池而作忉利毋煩念實勝如來

白蓮社經堂疏

廬山一條瀑布流到東林華峰十丈藕船種成爭社
從此枝枝葉葉處處田田何人不過虎溪橋是水盡
入龍宮藏此為諸佛菩薩之所護念又待最後檀那
而得圓明任他栽火裏凡紅看我出泥中清白從聞
脩竟悟芭香空

文

代五顯廟巫祝為還願人放罪文

社令觧到罪人一名枷鎖待罪九月二十八日靈順
廟掌善惡判官具呈照得某人頃罹罪罟幸脫累囚
思宿業而多慙恐後災之難免遂投雲瑣自首前愆
既荷校而在庭且席藁而待鉞若論舊惡當伏嚴誅
適逢皇天誕聖之辰宜廣上帝好生之德姓某一名
合與不合踈放取神旨奉五顯靈官大帝神旨凶人
不善自有常刑上帝好生豈容盡法况十載若干戈
之禍爾萬姓在湯火之中人思觧撓以除苛天必滌
瑕而蕩穢欲新汙俗何吝寬恩姓某本是愚民自陷
大譴既束身而俟罪必滌慮而洗心情亦可憐理宜
從恕經有宥過無大之訓律有自首原罪之文刑人

發蒙利於說梏死因歸獄縱以還家吾欲並生爾宜
遷善知人匆之難得毋耳犯刑思天網之至疎常懷
報德姓某名當聽疎放仍申天曹地府閔東嶽城隍
司應有干連綰繫去處照會

代昭懿廣巫祝為婦人還願放罪文

本廟據掌善惡判官具呈罪囚一名某鄉里某氏供
招本命某年月昨因丁丑年十月十三日北兵討擄
逃難深山自念田野愚民性資昏闇平生虛度不種
善根一念妄行俱是惡業既逢離亂恐致死亡遂發
悔心仰投洪造是日對虛空告許夫人行宮私獄案
願懇禱庇覆或可保全凡金未死之年皆出再生之
造今月十五日伏遇大聖降誕之辰謹齋戒沐浴荷
枷杻帶繩索前諸行宮門下潔身請罪聽俟裁斷施
行本司看詳某氏曾逢大難遂發悔心仰賴聖恩幸
逃末劫果能遷善循覆迄年既械杻以在廷同囚徒
而請罪當大聖降誕之日体上帝好生之心或揩寬
條更全微命取自神旨裁斷奉昭惠崇福善利順懿
天人神旨上帝好生初無殺意下民犯法豈是本心

自從開天地以來方見大干戈之慘能逃末劫必有
善根某氏愚婦何知悔心甚苦惡人齋戒猶可動於
上天死囚來歸自當開其生路經有宥過無大之訓
律有自首原罪之條一善可名諸惡不問在縲紲而
非罪成與維新脫桎梏而簪蒙姑從大赦如能積德
更與延年某氏疎放仍申天曹閔同嶽府照會

附書

上豐山先生書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
裁書百拜獻于提刑殿講豐山先生閣下恭嘗讀
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
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
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該於
地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乎此則爻不由
乎此則危由乎此則為諸夏為人不由乎此則為
蠻貊為禽獸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恠夫
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
為之而俱變者寔寔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

雙湖胡一桂

之間必生一二傑魁現備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托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頓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為使之飢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寄寓影於遐陬僻壤間而時俗富貴者洋洋得志切齒詈罵以為至愚至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宇宙間事固有圓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于人是托然人品有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揉者有不能忍於饑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鉅於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度其才不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遂起者若是者是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

厭欺於此徒是以付托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飢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変其所守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儋人爵食人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於身者是也遊吾目兮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身者為之依皈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洪惟先生抱三光五岳之三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仕之年秉操於立朝之日一時摧姦如虎豹九關磨牙搖毒而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膝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雲泥懸絕無階趍拜茲者恭聞蟄神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屈集容裳脩初服而章甫逢掖変更之未嘗臥蓮舟讀玉書而天祿石渠宗王之有屬斯文倚之為命脉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

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乱臣賊子有所觀望以羞愧
道德之興廢関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
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
其訐今也危行言遜人亦莫得以議其脂韋梅福
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
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疵日月猶
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
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
萬世一人之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可不承下
風而望餘光哉某安定微宗古歙士族盖自六世
两伯祖鉉銓接武元豊之第而高伯祖昂政和間
由辟雍第太常與吏部朱韋齋先生有同邑同年
之好高祖溢紹興初分路省元復攷世科詩書之
傳道德之脉三百年於此矣某五六歲而讀父書
十二三而能文十八而登名於天府年少氣鋭不
但視功名如唾取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澠
池之翼未展而洄溪之趐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
郟鄏之鼎已易事盖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

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比年以來天疾其軀仲車
其聽甫人孺子莫或肯半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頷
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無聞之人專心
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德之源無
絶其源無迷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盈浦屋而
紫陽夫子之易又平日所酷尚伏讀家君易啓蒙
通釋吾易門庭既已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
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録而附之纂集諸說間贅
已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

千有餘年未有能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豁然貫通
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說又作為
疑文言並而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
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
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務絺章繪句以為
能紀事纂言以為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之事兒
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君臣治亂明之
為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之理
于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

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而所謂
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猶是以不失焉耳書成而
卿之老師宿儒莫不為之許可甚亦自度歲月之
不虛度矣然左太冲三都賦固未嘗不為奇偉之
書使不遇皇甫謐稱獎而為之序亦何以信於時
而聞於後哉今海內以先生為道德之宗主人物
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某是以不遠千里往
拜丈函塵滓視聽求片言以為之輔翼付之書而
編梓倘徼先生之高名令譽傳之無窮施之罔極
某何幸何幸勿何幸惟先生進而教之實惟門士之
至願千自師嚴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行狀

蠹山先生行實

謝枋得君直號蠹山信州弋陽人登宋寶祐丙辰
第甲子校文江東發策十問抵時政安置興國軍
乙亥除江東提刑累遷至江東制置使土軍攻饒
拒戰安仁敗宋德祐元年冬十一月任江西招諭
使知信州又敗棄家入閩丙子二年春正月元兵

入信鏤銀榜根捕執枋得之妻李氏二子一女送
江淮行省拘于揚州獄中毋夫人以老疾得逸李
氏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熈之定之得還元至元
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
至時帝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承旨
留夢炎交章薦之尋有書上程雪樓秋九月叅政
魏天祐執枋得北去先是枋得由建陽唐石山轉
入蒼山等處朝遷暮徙崎嶇山谷間竟得脫至元
甲甲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自寓于茶坂設
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
其為謝侍郎也至是天祐朝京將載枋得後車遣
建寧總管撒的迷失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
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有上魏容齋書已
丑二十六年夏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
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
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自甚容忍久
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
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

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
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
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
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忝政豈足
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
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忝政之時枋得百口
不能自辨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
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
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臥
眠轎中而去渡采石僕夫不食自是只茹少蔬果積
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子
定之護骸骨歸葬于州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為文
章高邁奇絶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
著有詩傳註疏易說十三卦取象批點陸宣公奏
議并文章軌範行于世

○碑

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訖宋命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二十三年行

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於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內艱辭亡何連詔江浙行省左丞管如德召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叅政魏天佑復被旨集守令戍將迫促上道乃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塟其鄉之玉亭龔原其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彥安祖一鶚考應琇潯洲僉判姚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閹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叅以歸丁巳召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弊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毀家以賡不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校藝

先生憤賈竊政柄害良忠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擿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变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怫賈旨臺評竟上其謗訕鐫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戶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迹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illegible]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秘書省著作郎召牢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〻姪某〻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不屈斬于市先生性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

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愾宰老竭慶不售終
不取合於時其為人蓋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乃
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
非其人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
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
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
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
民彝為任貴富貧賤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
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莫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
其自信悉類此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屨穿行
雪中人有常德之者則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
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
學士盧公摯為之序引源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
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
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
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
浙行省請于朝為疊山書院又五年余任集賢待

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龜玉毀拆我朝天明迺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松栢伊其板蕩古有盡忠道統既闕人文斯崇有美翔鸞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課匪京萬里氷天介石自貞奚卒不施閟于佳城嗚呼先生

宋史列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跓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

說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
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
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閔因言兵必至
國必亡漕使陸景忠啣之上藁於似道坐居
鄉不法起兵時冐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
居興國軍咸熙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
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
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
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
以之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
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
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
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
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
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
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
衆驚沿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
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

州不守枋得乃变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蔡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屐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子弟論斈天下既定遂居閩至元二十三年集賢斈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辞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几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田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叅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西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凛凛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

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爾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特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欲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慟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逵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害民顧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我生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為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趍進抱父尸亦死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
昉論皇子竑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景
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於朝退
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
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退之言悉載諸故事陳
愷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
謝枋得嶔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附跋

讀疊山北行詩跋　李養吾

此詩與西山易水之歌當並行余無叚評焉爾矣
顧公闔門死節皆甚偉公絕口不一言余不表而
出之何以示天下與來世公季弟君澤游太學早
有聲詩文推本色彗星應詔書尤絕出九江潰後
惠余書曰署爲立禮生宋仁悲哉其爲志也公內
儒家女諸父嘗甲第登朝若夫慷慨就義則甲科
者視之劣矣澤因伯氏過康廬與謝章謀和議落
人疑忌中械繫良久明朝事將決一夕暴卒二子
從母遊金陵聞洶洶有異殷勤撫二子不忍釋子

既熟寐解衣帶自經其長弟君烈伯姪同禍彌慘
烈婦及子婦懼傷大夫人心不敢以凶服見夫人
見二婦不膏沐不言不笑曰將無大故乎又曰名
義至此將何逃信與羅織之獄所親如薛如詹捐
重貲得無恙閩人居亭曰虞氏為信所縱跡竟殞
深囹虞嘗注易沒齒無怨言獨行傳中人也凡稱
公能死者非知公公不捐一死豈惟無以謝軍興
將卒九原見家人復何顏獨怪江左多將相富連
郡國澤及嬰孺雖肝腦塗地亦不足報所天居無
何觀光上國廩人繼粟太宮搁酒飲食醉飽如平
時公何闔門自苦至此公二子亂離間立學自立
能詞章仲既褁父骨以歸藁葬昇東濠徒晄奉迎
俾復其士皆人所難者因憶太史公素竦宕至所
謂得其當而報漢談何易哉何易哉公不兌輕以
三百口許人國危如綴旒命討俱盡誰得執司馬
法而罪之或謂真宰者責公言之不酧而酧之以
其言是則有未易解者余不敢沒其實併附見以
俟知者評焉

附祭文

祭疊山先生　　李仲東

嗚呼疊山峭崒巑岏直不可撓邪不可干洋洋晁董文亞孟韓發策危切指斥榷姦運去物改忠憤裂肝十年逋播閩嶠間関翕翕訿訿疾我謂頑執拘北往摧辱萬端絶粒自殞憸夫厚顔黄河為之嗚咽泰山為之悲酸魂黯黯兮莫返旐翩翩兮來遷嗚呼哀哉文山之没也千載心為之歛尸而撫棺疊山予莫逆也予莫能行千載心之所難相去[illegible]隔惟[illegible]冤而永嘆予將北遊誓當收兄骨於[illegible]雲之間歸塟首陽狀公之行乞名于當世大手筆俾得與夷齊同傳庶千載之下可考者班班茲遣兒稚一觴代奠西風老淚若不堪潛嗚呼哀哉尚享崒才律反巑齊九反岏五九反

又　　周岳

自商夷齊漢龔勝至先生不食異姓之粟而死者僅四人夫有宇宙以來君臣大義亘萬古而常存然畏死而貪禄者遷就附會自謂枉道而信身豈

知死重於生禮重於食出於人心羞惡之真況不
義之富貴特太空之浮雲惟忠臣義士一點烈烈
之氣與日月而常新人但知先生文章之渾浩學
問之深醇嗟乎楊雄非無學問班蔡非無文章既
大節之一失又何他美之足云當天地大變之始
法已斁而綱淪先生奮不顧身欲扶人道之倫力
雖不能救世而心則常在乎君親以孔明子房自
期兮奈時無可托者以遂志之伸尋深山以隱兮
方嘯詠乎落花啼鳥之春彼何為者謂麒麟之可
羈使同犬羊之馴駕赤虬以北征兮馳六合於一
塵厭下上之腥兮呼吸月霓以盪胸中之輪囷絶
粒不食兮寧舍生以成仁一死得其所兮將以愧
天下後世二心之臣夷齊雖勝不得專美於前兮
蔣百世之遺芬函骨歸自燕臺兮旅窩吳溪之濱
凜然如生兮其在天之神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而
況其受罔極之恩第賢貧弱才薄安知如房杜王魏
輩異時無負於河汾之門隻鷄斗酒致奠兮一以
哭宗社一以哭斯文尚享

附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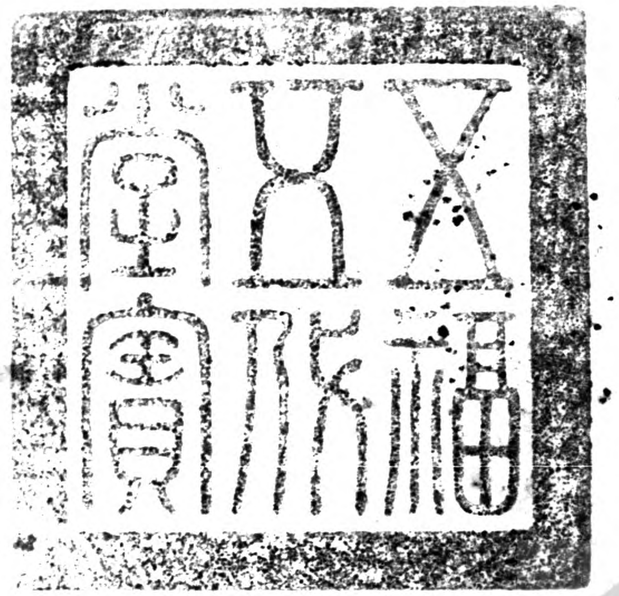
褒崇忠節奏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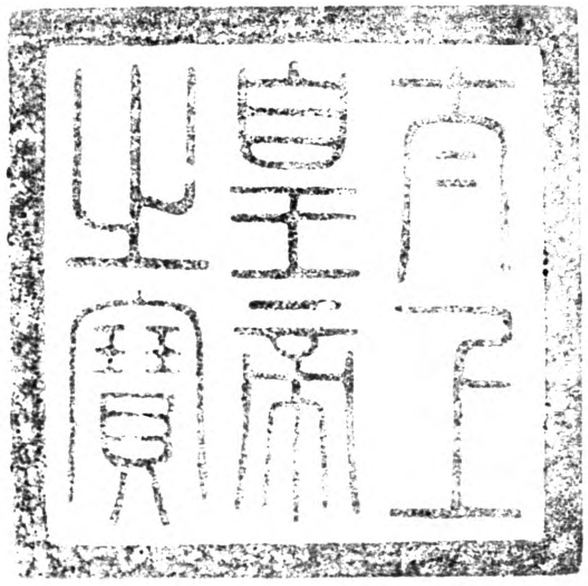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李奎謹

題為褒崇忠節事臣聞開忠節乃萬世之大閑褒崇實朝廷之盛典自三代以迄宋元忠臣烈士清風儒節足以感發人心千萬載昭昭如一日者皆由英君誼辟舉褒崇之典或立祠致祭或定謚追封不忍使之泯沒無聞於後皆所以正人心厚風俗扶植綱常激勸士類為世道計也今考得宋忠臣謚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係江西廣信府弋陽縣人按宋史列傳及集賢李道原所撰墓碑稱其學通六經淹貫百氏寶祐丙辰舉進士以言直忤權奸賈似道由架閣謫居興國軍連以史館秘書召不赴元兵至江南宋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授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督義兵守饒信撫三郡屢與元兵戰甚力以兵少弗支宋運既革往隱於閩元侍御史程鉅夫薦宋遺臣三十人以枋得為首丞旨留夢炎累章薦之江西行省丞相

管如德浙江行省左丞蒙古台將旨召之俱不起
累致書力辭忠義之語出自肺腑後福建行省叅
政魏天祐欲以薦枋得為功枋得見天祐傲慢不
為禮被拘執比行至大都乃不食而死妻李氏守
節自縊於建康獄中長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於
市季弟君烈君澤俱死於國事伯父徽明為當陽
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趍進抱父屍死子定之賢而
文累薦不起一門之內秉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
枋得身教於家使然也為文章史稱高邁奇絕任
洋演遞動関世教所著易詩書三傳及著解四書
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節操孤峭徵見於菖蒲之歌
言論激烈復形於漕運之策嘗自誦曰清明正大
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
自信率類此昔胡一桂嘗稱之曰斯文倚之為命
脉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矜式而益堅
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関係於
先生之一身然臣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
之名聳後學之景慕者獨枋得一人而已及求諸

天下稽諸往古能如謝氏夫婦伯弟死忠死節幸於一門亦不多見妻李氏永樂初已蒙
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柰枋得祠宇未
立封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實為缺典欽惟
皇上以節義風厲天下以忠孝植立綱常凡古今
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有関於世教者悉蒙
旌褒況枋得為近代忠臣忠肝義膽與金石同堅
高名峻節與文天祥相表裏著書立言皆足發明
正學羽翼六經推其道足以隆一治而善俗聞其風
可以立懦而廉貪誠一代忠節之表上最著者如
蒙准言乞
勅禮部照例将已故謝枋得定謚褒贈仍行原籍
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如是非特慰忠義之魂
於九原冥漠之中庶見
聖朝旌忠顯良之盛典超越前古使海内之士得
以瞻拜祠下景仰風節莫不有所激勸興起其於
世教豈不有補哉臣與枋得生同鄉邑每屢喜慕
今幸職居言路不容緘默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重訂叠山謝先生文集卷之二終